

康德对笛卡尔“我思”观念的超越 ——从本体走向先验理念

徐丽娜

(苏州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哲学系, 江苏 苏州 215123)

摘要: 笛卡尔从“我思我在”确立了“我思”作为心灵实体, 以此建立起以心灵包含的清晰分明的观念作为世界的本质的真理体系。这种朴素的世界观使得近代的知识建立在不确定的基础上, 导向了怀疑主义。康德试图从批判心灵实体开始, 建立先验的自我观念, 以使知识建立在更加清晰和确定的基础上。

关键词: 康德; 笛卡尔; “我思”; 本体; 先验理念

中图分类号: B516.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0448(2010)专辑-0001-03

笛卡尔的我思作为不可怀疑的前提开创了近代哲学从主体出发, 认识世界的传统。但是, 笛卡尔对自我的实体化的理解, 由此推出对世界的客观的理解, 在论证中恰好导向了不确定性。康德正是从这入手, 重新界定自我, 以先验自我作为认识论的确定的基础。

一 笛卡尔的我思作为实体的确定性

笛卡尔对自我的确定性即是从著名的“我思故我在”的论证得以确立的。从思维推出了思维者的存在。他把这个思维者定义为一个心灵实体。由此, 心灵具有了人格性(Personality), 具有对自我思考、对世界的观察的能力, 对真理的标准经由它建立: 我所清晰分明意识到的单纯本质将是真实的。“我确实知道了我是一个在思维的东西; 但是我不是因此也就知道了我需要具备什么, 才能使我确实知道什么事情吗? 在这个初步的认识里, 只有我认识的一个清楚、明白的知觉。老实说, 假如万一我认识得如此清楚、分明的东西竟是假的, 那么这个知觉就不足以确实知道它是真的。从而我觉得我已经能够把‘凡是我们的领会得十分清楚、十分分明的东西都是真的’这一条定为总则。”^[1] 心灵的能动作用在于它具有丰富的内容, 包含对世界、上帝和我的观念, 且心灵通过自身能够保证这个观念为真。这个思维能清晰分明知觉的物质世界的本质就是广延。因而笛卡尔建立起由我思构建的以广延为其本质的世界观。在当时朴素的世界观的作用下, 认识的合法性意味着对这个世界的正确认识, 这使得笛卡尔必须证明这个心灵发现的世界是存在的。正如后来胡塞尔所言: “在进行认识的自我(ego)之内在性中, 进

行着‘清晰而明白的’认识活动, 进行着对于科学之合理的理论研究活动。如此被认识的东西据说事实上是存在的。事实上存在的东西是可以合理认识的, 而被合理认识的东西是真的, 是作为认识的判断从概念上对其规定的东西而‘自在’存在。”^[2] 在这个论证中, 他只能援引上帝。这个上帝所创造的世界就是我思所清晰分明知觉到的物质世界, 因这个观念是上帝对心灵的赋予。而这将是循环论证的。由此, 笛卡尔所建立的由心灵实体推出的认识世界存在导向了怀疑论及不可确定性。建立在上帝任意性基础上的世界及人的理性能力将是偶然的、不可确定的。康德正是从这个问题入手, 批判这一认识的根源——自我的实体性, 试图找到新的确定的基础。

二 康德的自我(我思)观念

康德对笛卡尔的批判主要是把“自我”从实体概念走向先验的理念。从包含有丰富内容, 包含世界、上帝和自我的具体的观念的能动的心灵发展为仅仅是空的形式, 提供同一意识, 作为知性原理运行基础的理念。

这需要康德的“先天综合判断”和“理念”先行说明。先天综合判断在于通过统觉以范畴应用于感性直观而形成一意识, 作为知识。范畴提供先天必然形式而感性直观提供后天内容。它作用在知性领域, 因而无感性内容则无法形成综合命题。比知性更高的则是理性, 理念属于理性的领域, 没有经验的内容, 因而不是知识, 属于实践的范围。康德通过肃清笛卡尔对知性和理性领域的混淆而达到更彻底的基础。

收稿日期: 2010-10-27

作者简介: 徐丽娜(1985-), 女, 江苏宜兴人, 2008级外国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1. 从思维的存在不能推出作为单纯本体的思维者,自我仅仅是主词

根据康德对知性领域和理性领域的划分,他对笛卡尔的心灵本体化进行了合理的批判。在康德看来,首先,从我思推出单纯思维实体的存在是个先天综合命题。从我思推出思维的存在,这是个分析命题。而从我思推出单纯实体的存在,却增加了我思的作为实体存在的存在方式(way of existence),因而是一个综合命题。但综合命题需要感性直观作为内容,没有直观作为内容,则该概念是空的,没有实在性。而作为我思的这个意识而言,它却没有提供相应的必需的直观,即持久性,因而实体概念为空。“所以如果它想在实体这个名称下标志一个能被给予出来的客体,如果它要成为一种知识,那就必须奠基在一个持久性的直观之上,后者是一个概念的客观实在性之不可缺少的条件,即该对象惟一由此而被给予出来的东西。但现在我们的内直观中根本没有什么持久性的东西,因为自我只是我的思维的意识。”^[3](297页)自我在这里仅仅是思维本身,因而用实体定义自我,是误将知性范畴运用于非经验的对象上。这就证明了自我不能以实体(substance)概念界定,自我不是实体。“所以如果我们只是停留在思维上面,我们也就缺乏把实体概念、即一个独立持存的主体的概念用在作为能思的存在者的自我本身上的必要条件,而与此相连的实体的单纯性也就和这个概念的客观实在性一起取消了,而转换为在一般思维中自我意识单纯逻辑上的质的单一性了。”^[3](296—297页)这样,通过对概念(知性范畴)的重新界定,康德取消了心灵实体论,而把自我消解为主词,逻辑的单一性本身。“如果有可能在先天证明:一切思维的存在者都自在地是单纯的实体,因而(这是从同一个论据得出的结果)作为这种实体都不可分割地具有人格性,且意识到自己与一切物质相分离的实存,那么,这将是反对我们的全部批判的最大的额,乃至于一一的绊脚石。”^[3](294页)

2. 自我意识作为本源统觉,本身不具有内容,不包含对世界的知识

在消解了自我的实体性之后,康德把它的一切内容掏空,走向纯粹形式。在笛卡尔那里,心灵实体与能动性是关联的。我思能够清晰分明知觉到世界的本质,并以此为真,而这些观念也是与我俱生的天赋观念。随着康德批判的深入,能动性和它的内容被消解,自我仅仅被定义为纯粹意识,作为一切思维得以形成的形式条件。它即本源的统觉,构成意识统一性的基础,但它本身没有内容。因为一切表象只有通过我思才能成为对象,因而成为知识的对象。“‘我思’必须伴随着我的一切表象;因为否则的话某种完全不可能被思考的东西就会在我里面被表象出来,而这就等于说,这表象要么是不可能的,要么至少对我来说就是无。”^[3](89页)而这个使得进入我的视域中表象成为可能的我思充当了知觉或意识的最初形式条件。“作为我的表象(即使我没有意识到它们是这样一种表象)它们必须与这样的条件必然地相符合,只有在这一条件下它们才能够集合在一个普遍的自我意

识中,因为否则的话它们就不会无一例外的属于我了。”^[3](89页)这一条件就是成为我思的内容。无论感性内容(直观到一个的内容)还是范畴的形成必须以同一的意识为基础。在它的作用下,对感性杂多的直观得以形成“一个”内容,而对它的统摄形成一个判断的范畴也得以可能。换言之,自我作为本源统觉的基础,使得同一的意识产生,在此基础上范畴和感性内容也得以可能产生,知识得以生成。“因此,‘在直观中被给予的这些表象全都属于我’这一观念不过就是说,我把这些表象结合在一个自我意识中,或者至少我能把它们结合于其中,并且即使这个观念本身还不是对这些表象的综合的意识,它毕竟是以这种综合的可能性作为前提的,意即只是由于我能在一个意识中理解这些表象的杂多,我才把它们全都称为我的表象;因为否则的话我就会拥有一个如此驳杂不一的自己,就像我拥有我所意识到的那些表象一样了。”^[3](90页)自我基于自我的同一性而产生统觉,把杂多的表象统一为“一个”的意识,使得综合成为可能。“所以只有通过我能够把被给予表象的杂多连接在一个意识中,我才有可能设想在这些表象本身中的意识的同一性,就是说,统觉的分析的统一只有在统觉的某一种综合的统一的前提下才是可能的。”^[3](90页)正如陈也奔所言,“但我的意识对象真正说来也只是一种知觉或表象,它们是作为经验的内容而存在的,当我把这种特定的内容纳入自我意识之后,这种内容也就融入自我的单一性了,也就是融入自我意识那种单纯性之中了。”^[4]一切意识将因成为“我的表象”而获得单一性。我思作为本源统觉的基础,是把直观或想像中得来的意识或知觉融合成一种单纯的知识的形式条件,使其成为可能。它是知性一切运用的前提,知识的形成的在前的必要条件。“在一个我称之为‘我的’的直观中所包含的杂多,被知性的综合表现为属于自我意识的必然统一性,而这是通过范畴做到的。所以范畴表明:对‘一个’直观的所予杂多的经验性意识是从属于一个先天的纯粹自我意识的。”^[3](96页)

这样,自我在康德这里就充当了作为一切知识形成的形式条件,但它自身是没有内容的。知识的形成需要感性内容。“我不是通过单纯的‘我思’而认识一个客体的,而只有当我关系到一切思维都在其中的那种意识的统一性而规定一个给予的直观时,我才能认识任何一个对象。”^[3](293页)换言之,自我只是让我的表象由我得到综合,“我总要伴随着我所形成的一切概念”。但当无表象作为我的内容,自我本身也是没有内容的。“但我们为这门科学所能找到的根据,只不过是这个单纯的、在自身的内容上完全是空洞的表象:我;关于这个表象我们甚至不能说它是个概念,它只不过是一个伴随着一切概念的意识。通过这个能思的我或者他或者它(物)所表象出的不是别的,而只是思维的一个先验主体=X它只有通过作为它的谓词的那些思维才被认识,而孤立的来看我们对他永远不能有任何起码的概念。”^[3](291页)

因而,在康德的论证中,自我意识完成了意识的统一性,即同一的意识是如何可能的。这个完成者就是自我,一切意识将因成为“我的表象”成为“一个”。但是,这个自我本身

是没有内容的,它需对感性提供的杂多进行综合,以知性范畴运用于其上才能形成知识。因而,与其说自我具有内容,毋宁说,它提供了统一意识的形式。

3. 作为一切认识依据的自我因而是先验的,作为理念构成经验自我的基础

康德通过对实体和经验自我的批判,构建起先验的自我。这个自我观念比笛卡尔的自我更彻底而走向纯粹意识。它在先验自我和经验自我中建立关联。前者是后者的基础。经验自我恰好伴随着一切成为我的表象的东西,从而与经验同时。“但这个表象是一个自发性的行动,即它不能被看作属于感性的。我把它称之为纯粹统觉,以便将它与经验性的统觉区别开来,或者也称之为本源的统觉,因为它就是那个自我意识,这个自我意识由于产生出‘我思’的表象,而这表象必然能够伴随所有其他的表象,并且在一切意识中都是同一个表象,所以决不能被其他任何表象所伴随。我也把这种统一叫做自我意识的先验的统一,以表明从中产生出先天知识来的可能性。”^[3](89页)在康德看来,恰好是先验的自我所具有的统一意识的功能,才使得我能产生自我的表象,而这个表象就是经验的。“所以,就一个直观中被给予我的诸表象的杂多而言,我意识到同一的自己,因为我把这些表象全都称作我的表象,它们构成一个直观。”正是通过先验自我作为纯粹意识形成经验的自我意识,而这个经验的自我的形成与具体的经验的形成是同时的。先验自我通过经验自我而作用于感性直观,形成知识。“客体并不是对进行规定的自我的意识,而只是对可被规定的自我,意即对我的内直观(只要它的杂多能按照思维中统觉的统一之普遍条件而联结起来)的意识。”^[3](293页)对经验自我的认识,不是直接通过它的思维活动本身,即纯粹思维,而是必须通过它直观到的内容。经验自我在康德这里就转化为与具有自我之外的对象内容的统一。“因此,我甚至也不是通过我意识到我自己作为思维活动,来认识我自己的,而是当我意识到对我自己的直观是在思维机能方面被规定的时,才认识我自己的。”^[3](293页)这样,通过对自我意识的重新界定,康德批判了笛卡

尔意义上自我的孤立性,封闭性和经验性,把先验自我作为纯粹理念提升出来,而对经验自我的意识通过对所获得的感性的刺激形成有内容的结合物的反思而获得。

由此,通过对笛卡尔自我实体性的批判,康德证明了自我作为统觉的纯粹意识,提供了一切知识(知性领域)得以可能的必然条件,作为“一个意识”的条件,但这仅仅是形式条件,而非内容。它遵循了笛卡尔的寻求清晰分明的基础作为前提的对真理体系的探求的路线,但它无疑建立在更加坚定、合乎逻辑的基础上。

三 在认识论上的意义

康德以先验自我作为最终确定者,提供一切我的表象的形式:“我的”。以此作为纯粹意识而获得最初的认识论上的确定性。由自我作为统觉而使得我的表象成为可能,因而把确定性明确框定在认识论领域。由此,先验自我超越经验的自我,从对世界本质的把握的确定性转向表象是如何可能的先验主体的确定性。康德的先验自我意识以后由胡塞尔明确界定为“反思前的我思”,即纯粹意识本身,而经验自我则就是作为反思的我思,这超越了笛卡尔的高度。康德成为了笛卡尔与胡塞尔的中介,使哲学走向主体如何构建表象世界的先验学说。

参考文献:

- [1] 笛卡尔. 第一哲学沉思集[M]. 庞景仁,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 [2] 胡塞尔. 第一哲学:上卷[M]. 王柄文,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 [3] 康德. 纯粹理性批判[M]. 邓晓芒,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 [4] 陈也奔. 康德与费希特[EB/OL]. 黑龙江社会科学, <http://4202.195.136.22/kns50> 2000(6).